

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

张晓通

内容提要:大国经济外交,是大国以权势转移、塑造世界秩序为首要目标的经济外交,其主要特征是拥有大国实力、大国意愿和大国影响。由于中国经济外交仍是以经济社会发展为首要目标,因此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大国经济外交。但中国具有实施大国经济外交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具备高效率运用经济实力的制度优势,以及义利并重的文明属性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未来中国实施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是逐步确立大国雄心和 大国意识,加强战略规划和打造大国均势体系,因国施策实施精细外交,与金砖国家等协同实施“共同经济外交战略”。中国要稳健审慎使用实力资源,渐进推进大国经济外交。

关键词:大国 经济外交 中国特色 实力

自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之后,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外交重大举措,包括“一路一带”、“两廊两行”^①、“高铁外交”^②和“核电外交”^③等。每一项举措都涉及大量的资金投入,涵盖多个国家和地区(详见表1)。

^① 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开发银行”。

^② “高铁外交”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香港地区的《南华早报》于2010年3月8日发表的“中国计划建亚欧铁路网”一文中。文章指出,中国关于高铁网拓展至17个国家的相关事宜正在谈判中。这些铁路将连接并打开整个中亚、东亚和东南亚,帮助中国更高效地运输重要的原材料。将“高速铁路”推广至东南亚和中亚国家等邻国,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通过“高铁外交”积极构建以本国为起点的高速铁路网,以促进煤炭和铁矿石等能源资源的进口,扩大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③ 中国的“核电外交”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从核电强国法国引进技术和资金,着手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从大亚湾起步,中法核电合作走过了从“法方为主、中方为辅”到“中方为主、法方提供支持”,再到“共同设计、共同建造”三个阶段。中国核电技术实力不断壮大,近几年开始参与国际竞争,2013年在“走出去”上实现重大突破。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广核联合两家法国企业,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将在英国西南部欣克利角兴建两台第三代压水堆核电机组,这是中国核电技术首次进驻发达国家。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中央领导集体上台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外出访问越来越频繁地以核电为外交名片,以促进双方在核电领域的合作。

插入表 1

经济外交正日益成为中国实现大国抱负的重要抓手。在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各大国在权势上相互制衡,经济上相互依存,一般不会轻言战事,经济外交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手段。守成大国为维持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既有地位,与新兴大国围绕财富与权力开始了新一轮的竞争与合作。

在大国博弈的新形势下,越来越多的大国开始主动实施经济外交战略,对理念和机构设置都做出了相应调整。2011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提出了新的“经济治国术”(economic statecraft)理念,^①美国经济外交进入了一个以亚太为重点目标的新时期。2012年10月9日,中国外交部成立国际经济司;2013年3月1日,法国外交部成立企业与国际经济司,专门开展经济外交活动。2014年4月1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让中国梦点亮美好世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想”的政论文章,提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经济外交思想。^②

本文提出“大国经济外交”这一新的研究命题,旨在从大国视角探讨经济外交问题,探讨大国经济外交的概念、特征与实践,主要回答四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大国经济外交,其主要特征是什么;第二,中国实施的经济外交是不是大国经济外交,其特征与其他大国有何异同;第三,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第四,探讨未来中国大国经济外交的研究议程。

一 大国经济外交的概念

所谓“大国经济外交”,简而言之,就是大国实施的经济外交。具体来说,就是一国为了实现和维护其大国地位,实施财富与权力相互转化的行为、艺术与过程。^③ 大国经济外交一般具有三大特征:大国实力、大国意愿和大国影响。

(一) 大国实力

大国是军事和经济上实力强大的国家,尤其是军事实力强大。真正的大国,“可

① Hillary Clinton, “Economic Statecraft”, Speech at New York Economic Club, New York, 14 October 2011.

② 高虎城:“让中国梦点亮美好世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想”,《求是》2014年第7期。

③ 在“中国经济外交理论构建:一项初步的尝试”一文中,笔者将“经济外交”定义为“一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主观能动地通过战略、策略与制度设计等方式实现财富与权力之间相互转化的行为、艺术以及转化过程”。这里的“财富”指的是经济实力、经济资源(如石油、原材料、外汇储备、海外投资、中国企业实力等)、经济手段以及经济收益。“权力”指的是一方相对于另一方所处的优势地位,可以迫使对方接受本方的意见、主张,让对方做其原本不想做或不打算做的事。有必要指出,权力不一定是政治、军事权力,也可以是经济权力、文化权力或任何领域的权力。本文沿用该经济外交的定义,并据此对大国经济外交给出相应的定义。参见张晓通:“中国经济外交理论构建:一项初步的尝试”,《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

以在没有他国帮助的情况下独立维护国家的安全”。^① 大国在实施经济外交时,有大量可供使用的实力资源,有实力上的战略纵深和回旋空间,可以实施制裁与反制裁。

但国际关系的现实是,没有一个国家在所有实力领域都是“全能”的。即使美国也不是各个领域的“全能冠军”。美国在军事实力领域是全球霸主,但在经济领域则不是。就经济总量而言,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超过美国。^② 因此,大国实力的强大还体现在实力资源跨领域流动的能力,以及不同性质的实力资源相互转化的程度和效率。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强大的国家把自己某些问题上的政策与其他国家在其他问题上的政策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主导各类组织和问题的地位。最强大的国家利用其总体支配地位获取在弱势问题上的主导权,确保总体的经济和军事结构与任一问题领域的结果相符。因此,世界政治被视为无缝之网”。^③ 其言下之意是,大国可以利用议题挂钩的方式,把实力资源从一个议题领域调拨到另一个议题领域,从而确保自己在某一特定议题领域的优势地位。笔者认为,大国实施经济外交时会进行频繁的政经互动,因此,经济外交可以定义为“财富与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④

(二) 大国意愿

除了经济利益外,大国有大国的战略利益、政治抱负和强烈的战略规划意识。经济外交是“一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主观能动地通过战略、策略与制度设计等方式实现财富与权力之间相互转化的行为、艺术以及转化过程”,^⑤它强调主观能动性和长远规划。一般而言,大国基于自身雄厚的财富基础,受大国雄心和目标的驱使和指引,对于财富与权力之间的相互转化有强烈的需要,因此往往具有比一般国家更加强烈的转化意愿,其转化的强度、速度、规模也要远远高于小国和一般国家。这些都要求大国未雨绸缪,提前制定经济外交战略。对于新兴大国,它们要赶超守成大国,如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美国赶超英国,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赶超美国。反过来,守成大国也千方百计阻止崛起国赶超。由于大国地位是一种稀缺资源,竞争这种地位的斗争异常激烈。其最终结果一般是非此即彼,落选者将处于比先前更为被动、更受压制的境地。^⑥

① Graham Evans and Jeffrey Newman,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nguin Books Ltd, 1998, pp. 209-210.

② 张晓通、王宏禹、赵柯:“论中国经济实力的运用问题”,《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1期。

③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④ 张晓通:“中国经济外交理论构架:一项初步的尝试”,第53页。

⑤ 同上,第53页。

⑥ 张小劲等:《大国复兴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因此,大国的经济外交必然服从大国的政治抱负。“大国经济外交”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外交手段服务大国的战略利益。而大国的战略利益在于追求大国目标,参与国际体系中的权势转移,主动塑造世界秩序。1996年,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认定,美国的根本利益^①包括:防止在欧亚地区出现一个敌对的霸权势力;防止在美国边界或所控制的海域内出现敌对大国。^②2006年,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重视对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维持美国的军事优势,防止地区霸权和匹敌竞争者崛起”确认为美国的核心利益之一。^③由此可见,虽然时代在变,但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其核心利益在于防止挑战者对于其霸权地位的颠覆性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日本经济外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希望通过经济的对外战略、安全战略,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谋求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④这一时期,日本加快对外尤其是亚洲国家的援助、提高对联合国等组织的捐款额、跟随美国积极参与地区合作,企图通过一系列经济外交来提高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发言权,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事实上,对于历史上所有大国或者期望成为大国的国家而言,其核心利益都在于在国际体系中获得和维持大国地位,它们都拥有比一般国家更为强烈的大国意愿。

(三) 大国影响

大国通常具有跨越自身所在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学者巴里·布赞提出,大国影响力能跨越一个以上的区域,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则能延伸至整个国际体系。^⑤所以,大国的经济外交强调获取跨区域的国际影响力、话语权、控制力和决定力。目前,美国、欧盟^⑥和中国的经济外交都拥有全球视野和全球影响力。即使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之后,美国的经济外交依然是全球布局,在亚太地区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在欧亚大陆上干预俄乌危机、对俄实施经济制裁,在跨大西洋关系中巩固

① 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将美国的国家利益分为四个等级: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根本利益居于利益等级的首位。

②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255页。

③ 张建:“美国国家利益溯源”,<http://news.163.com/13/1016/10/9BA4FT7100014AED.html>,2014年7月28日访问。

④ 张小劲等:《大国复兴之路》,第174-175页。

⑤ Barry Buzan, “The Inaugural Kenneth N. Waltz Annual Lecture: A World Order without Superpowers: Decentred Glob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5, No.3, 2011, p. 4.

⑥ 欧盟是由28个主权国家组成的主权国家联合体,是当前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一体化进程后,欧盟经济外交的主要政策工具,如贸易政策、发展援助等在很大程度上已归为欧盟权能,由欧盟统一对外实施。例如欧委会负责商签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与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等。与此同时,欧元区国家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实施统一的金融外交。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可以将欧盟视为一个大国集团,其实施的经济外交可以视为大国集团实施的经济外交。事实上,欧盟整体的经济外交在很多时候比一般大国实力更强、效果更明显。为更好地了解大国经济外交,我们将欧盟的经济外交归于大国经济外交一类。

北约、与欧盟商签“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欧盟在《里斯本条约》通过后,设立了对外行动署,对外提出十大战略伙伴关系,以伙伴关系的方式加强与世界上其他大国包括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联系;积极推行地区主义,特别是美欧跨大西洋自贸区谈判,以及加强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联系。而中国的经济外交早已从“内线”跳到“外线”,影响力遍及非洲、拉美和欧洲。

综上,所谓“大国经济外交”,就是以大国雄心为指引,大国实力为基础,以获得或维护大国地位为根本目标的经济外交。大国经济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是国家财富向国际权势和影响力的转化,而非反向为之。

二 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大国经济外交

中国的大国地位并无多大争议,但中国实施的经济外交是否完全符合上述的大国经济外交定义,有待进一步讨论。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外交具备大国实力和规模、跨领域的财富与权力转化实践以及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存在关键性的缺失,即大国经济外交核心目标的缺失——中国经济外交的首要目标到底是着眼于大国权势转移、塑造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还是着眼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从目前中国官方的表述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外交的首要目标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内全面深化改革服务。^①就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尚未做好实施大国经济外交的政策与心理准备,缺乏强烈的大国意愿和明确的大国目标。但中国的经济外交有其自身鲜明的特色,其中一些特点使中国较其他大国而言,更具大国经济外交的潜质。

(一) 中国当前的国情与发展阶段

实施经济外交,必须考虑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国情和民意。因此,中国政府在实施经济外交时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探讨中国经济外交应当遵循的原则时提出:“必须坚持外交为经济服务的战略方针。”^②目前,中国经济外交“一带一路”、“高铁外交”、“核电外交”等重大举措都是与国内发展密切相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为了发展西部,特别是新疆,缓解目前中国国内东西部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促进西部开发。“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是为了发展中国西南地区,畅通西南地区交通通讯,拉动西南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减少地区间发展差异,巩固边防。推行“高铁外交”,是

^① 王毅:在“新起点、新理念、新实践:2013年中国与世界”研讨会上的发言,2013年12月16日, http://live.people.com.cn/note.php?id=357131213185739_etdzb_004, 2014年6月22日访问。

^② 高虎城:“让中国梦点亮美好世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想”。

为了消化国内高铁过剩产能。在中国,高铁被寄予了提升国家现代化水平、高新技术水平、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等厚望加以大力发展,使得中国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建成的高速铁路里程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新建高铁里程的总和,过剩的高铁产能使得中国有必要开展“高铁外交”,向外输出已具规模化的高铁技术和制造能力。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外交的目的存在双重性,在发展经济和实现国家大国战略目标之间徘徊,而且以前者为核心目标。这是由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一部分中国学者和官员认为,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中国的首要关注是国内,外交上也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中国缺乏运用经济实力、发挥领导力的意愿和态度,应该将中国称为“毫不情愿的全球事项安排者”;“对于所有超出自身领土范围的事项,中国力量的主要特点就是防御性——中国力量是用来说‘不’的”。^① 在大国经济外交中,经济与政治的互动、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彼此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矛盾。在经济实力既定的情况下,经济服务于政治,很可能影响经济增长;反之,政治服务于经济,也可能影响大国地位的追求。事实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外交主要是政治服务于经济,外交的首要目标是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今后,中国经济外交的首要目标是否会出现“权力转向”,即运用经济实力追求国际权势,目前还难以下结论。这也正是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主要特色,即中国经济外交的目标还徘徊于追求经济发展与追求大国权势之间。

(二)中国的体制特色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高效的政府有助于贯彻落实大国经济外交,这是中国经济外交的第二个特色。在此对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做一比较。美国政府由于预算问题多次“关门歇业”。由于两党内斗,贸易谈判快轨授权迟迟无法获得通过,严重影响了美国在 TPP 和 TTIP 谈判中的可信度。IMF 改革法案也被美国国会一再搁置,^②这些都令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大打折扣。美国的体制特色是三权分立、党派争斗和国会掣肘。从历史经验看,美国政府强、国会弱,美国经济外交就强。反之,国会强、政府弱,其经济外交就无所作为。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发现,美国在 1865—1889 年间经济实力迅速上升的情况下没有把财富积极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① Guy de Jonquieres, “What Power Shift to China?”, ECIPE Policy Briefs, No.4, 2012.

^② 2014年3月26日,笔者在美国听到了一场耐人寻味的辩论。一方是美国政府和民主党,提出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助乌克兰与 IMF 份额改革一揽子捆绑解决。另一方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反对将 IMF 改革与救助乌克兰捆绑。最后民主党被迫妥协,两者脱钩。

而在1889-1908年,美国则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战略并迅速扩张其海外利益。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扎卡里亚的解释是,政府力量的增强以及核心决策者意识到政府力量的相对增长,是美国从扩张不足走向积极扩张的主要原因。^①这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经济外交的特色——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奋发有为的国家领导人和高效的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当前中国经济外交有声有色的重要原因。自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以来,中国外交呈现出积极进取、锐意创新的新局面。^②下一步,中国需要考虑依靠其体制优势,继续加强顶层设计,推进贯彻落实中国经济外交战略。敢于作为的政府和勇于担当的领导人有利于实现强有力的大国经济外交。

(三) 中国的文明属性和历史纵深

这是中国特色经济外交的文明基础,包括新型义利观,主张在同发展中国家交往中坚持义利并举、义重于利;^③发展“商道文化”,主张道义唯上,强调“见利思义”,不搞唯利是图、纯粹利己。^④张骞出使西域,推动建立了汉朝和西域各国的外交联系,沿古代陆地丝绸之路撒播友谊,也把西域的文明、知识、物产带回了中国。中国历史上还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创举,其精神实质是“怀柔远人、和顺万邦、共享天下太平”,经济上厚往薄来、互通有无。这与西方坚船利炮开展奴隶贸易、殖民统治形成鲜明对比。^⑤中国富有特色的文明属性和历史积淀有助于中国开辟有别于其他大国的经济外交路径——从文明的维度推进与各国的交往,更有效地实施大国经济外交。

三 探索实施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

(一) 逐步确立大国雄心和大国意识

探索实施中国特色大国经济外交,关键是正确理解“中国特色”与“大国经济外交”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就像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市场经济,然后才是社会主义。全世界的市场经济都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个限定,要求考虑中国的国情、发展阶段、

^①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12.

^② 王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实践——外交部长谈二〇一三年中国外交”,《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9日,第3版。

^③ 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的演讲,2013年6月27日。

^④ 高虎城:“让中国梦点亮美好世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思想”。

^⑤ “倡导‘郑和精神’、实施‘郑和倡议’,大力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2014年4月。

社会主义体制等,包括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理解中国特色大国经济外交,我们可以采取类似的逻辑。首先我们是大国,推行的是“大国经济外交”,其次才是中国特色。中国是大国,决定了我们与世界上、历史上的其他大国相似,追求实现大国梦。中国的大国经济外交首先是为了获得国家的大国地位,实现国际体系权势的和平转移。这就要求中国的决策者和民众逐步确立大国雄心和大国意识,从思想上为中国的大国和平崛起做好心理、物质和政策上的准备。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在中国奠定异常厚实经济实力基础后,只有在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中国才可能开始实施真正意义上大国经济外交,即以大国权势转移、重塑世界秩序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外交。届时,中国经济外交的两大特色,即制度优势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包括新型义利观、“商道”、“郑和精神”等),将帮助中国更好地开展大国经济外交,早日实现大国理想。

(二)制定战略规划,打造战略均势

为了实施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中国还要思考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安排。美国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谋划战后世界秩序,经多年努力予以逐步实现。未来中国经济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制定“十三五规划”过程中,需要深入思考大国外交战略。其核心是中国需要一个怎样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该如何塑造国际社会,制定国际规则。在当前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大国经济外交应通过经济外交手段,推动形成多极政治均势体系,推动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世界货币体系。考虑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开放性和非歧视原则,符合中国的整体长远利益。因此中国要坚决维护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尝试推动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内容多边化,转变成为多边规则,从而确保多边贸易体系得以继续生存发展。

(三)实施精细外交,因国施策

鉴于各大国特点各异,对其经济外交应有所区别。对美经济外交的目标是稳步实现大国权势转移,努力通过一个较为和缓的过程促进权力交接的实现。在对美关系上,关键是不不断加强自身经济实力。在经济总量没有大幅超过美国之前,要坚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并重的方针。对欧经济外交的着眼点是共同打造多极均势体系和改造世界经济秩序。在多边层面,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在双边层面,深入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经济上的进一步融合,商签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与中欧自贸区协定,并借此推动国内改革。在对俄关系上,要继续深入发展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尊重俄复兴大国的雄心,共同维护欧亚大陆繁荣稳定,推进多极化。在对日关系上,要深入思考中日大国关系,权衡日本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对中国的利弊影响。对日经济外交的着眼点是深入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实现中日韩、东盟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以经济外交手段维持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确保地区内的体制和机制有助于实现地区和平稳定。

(四)开展“共同经济外交”

所谓“共同经济外交”,就是依托中国加入的有重大影响力的区域组织和国家集团,实施共同的经济外交战略,发出共同的声音。这些组织或集团包括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峰会、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美加勒比合作论坛等。第六届金砖国家峰会明确提出:“基于以往国际力量格局形成的全球治理架构逐渐失去其合法性与有效性……金砖国家是对现行机制进行渐进式变革的重要力量。”^①而中国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投入巨资,就是通过经济外交手段,推动改变当前既有的国际权力格局,争取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中国的实力资源注入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区域和国家集团中,实施共同政策,有助于提升整体福祉和国际影响力。

在中国向大国经济外交转型的过程中,也将面临三大潜在挑战,需要特别关注。

第一,国内掣肘。大国国内利益构成复杂,目标多元,国家不同目标之间的竞争、不同利益集团的抵抗与掣肘、不同政府部门间的博弈、民众的压力和各种不同思潮的碰撞,都可能造成中国既有实力的损耗。例如,民间压力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经济外交中的一大影响因素。在欧债危机高峰期,不仅仅是欧洲缺乏资金流动性,中国温州也因资金链断裂而陷入一场民间信贷危机,一些企业关门倒闭。是救欧洲还是救温州,民间骤然出现了“先温州后欧洲”的舆论压力,^②给中国领导人决策增加了难度。中国无偿援助马其顿校车这一平常的援外活动竟也引发网上热议。一位网友表示:“援助别人我不反对,但是我们自己的学生坐的却是报废车,严重超载的面包车!”^③这些民间压力给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外交和内政是否会成为矛盾的对立面?是“内政优先”还是“外交优先”?是“国内优先”还是“国外优先”?不论争论的结果如何,当前争论本身就已经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对外投放构成了一定的钳制。

第二,实力资源的过度耗费。历史经验表明,对实力资源的挥霍,会导致大国的衰

①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福塔莱萨宣言”,中国外交部网站,2014年7月17日,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75283.shtml,2014年6月22日访问。

② 白明:“先救欧洲,还是先救温州?”,2011年10月7日,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304-25141.shtml,2014年6月22日访问。

③ “中国无偿援助马其顿校车引发网上热议”,凤凰网,2011年11月27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gsyeyxiaochechehuwo/content-3/detail_2011_11/27/10929244_0.shtml,2014年6月22日访问。

落。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认为,大国的衰败是军事过度扩张,财力不济造成的。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可能导致这个强国的衰落。^① 财富向权力转化有一个限度,过度靡费财富,穷兵黩武,将导致国势衰落。美国政治学者杰克·斯奈德在其著作《帝国的迷思》一书中也提到,帝国往往有这样一个迷思:国家的安全只有通过过度扩张才能得到维护。这一观念正是推动所有工业化大国过度扩张的主要力量,然而实际上也正是这一侵略政策损害了国家的安全。^② 造成过度扩张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主要原因就是财富与权力相互转化效率低下,浪费过多财富,却没有获得预期的权力。苏联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经济基础无法支撑起外交、战略与军事的扩张,实质上,这是苏联经济外交的失败、美国经济外交的胜利。日本就曾出现过为了“入常”,过度消费本国经济实力资源的问题,^③得不偿失。所以,在经济外交实践中,财富与权力转化的效率是关乎大国兴衰的重要方面。大国兴衰的历史反复说明,过度靡费财富,穷兵黩武,将招致国势的衰落。以史为鉴,中国的大国崛起和在此过程中经济外交的运用,需要考虑国内政治和经济成本。在未来的大国经济外交探索实践中,中国需要探索“灵巧方式”,以较低的成本、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财富向权势的转化。

第三,经济外交手段的正义性。正如战争具有正义性与非正义性之分,经济制裁也有此类问题。美国对苏丹、叙利亚等国实施的经济制裁在很大程度上有打着“人权”和“民主”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颠覆这些国家反美政权以扶持亲美政权的嫌疑,遭到被制裁国及其他国家的反对。而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等国家实施经济外交以“断气”大棒相威胁,对普通民众的打击面过大,其经济外交的正当性遭到质疑。中国较少使用经济制裁方式。但在东海、南海岛屿争端中,已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中国对有关国家实施经济制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提出,对日实施经济制裁,中国无需顾忌什么世贸规则之类而自我束缚。对于敌对的国家间关系,世贸规则只不过是空气。^④ 但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我国的对外经济制裁政策应吸收与反映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部分,如墨子的“兼爱非攻”。^⑤ 墨子不是反对一切战争,而只是反对非正义战争。中国的对外经济制裁需要思考这类涉及道德与正义的问题。

① [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前言”,第XII页。

② [美]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周永生:“经济外交的经验教训”,《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第61页。

④ 梅新育:“对日经济制裁的四大选择”,《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9月17日,第21页。

⑤ 阎梁:“中国对外经济制裁:目标与政策议题”,《外交评论》2012年第6期,第27页。

四 未来中国的大国经济外交的研究议程

大国经济外交的时代已经来临,中国也在朝这个方向迅速迈进。但中国对大国经济外交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在三个维度开展研究:

一是中国历史的维度。重点考察中国古代的智慧与文明,包括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古代朝贡体系和朝贡贸易的历史细节,思考古代义利观在当前形势下的新发展。同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经济外交实践进行全面梳理和深入研究,总结中国经济外交中的共性规律和每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个性特征,并分析其背后成因。

二是国际比较的维度。重点考察历史上新兴大国实施经济外交、克服财富与权力转化困境的经验教训。从民意管理、制度革新、应对外部制衡等多个方面研究崛起进程中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实践,总结其经验教训,开展比较研究,提炼出对中国经济外交实践有益的启示。^①同时,研究当代美国、欧洲国家、日本、俄罗斯等国经济外交的具体实践,特别是其经济外交实践中的战略制定与谈判策略,开展国别比较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

三是梳理当前中国经济外交的实践。梳理中国在经贸、援外、金融、能源等领域的经济外交,梳理中国对美、欧、日、东南亚、中亚、拉美与加勒比、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外交的经验教训,从外部制衡、经济实力、政府领导意愿、实力资源流动与损耗等多个维度,分析当前中国实力向权力转化困境的内在机理。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结合国内外历史经验,尝试逐步提出大国经济外交的“中国模式”。

(作者简介:张晓通,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宋晓敏)

^① 在这方面,武汉大学封永平博士已经做出了探索性的研究。详见封永平:《大国崛起困境的超越:认同建构与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